

卷第一百九十 將帥二（雜譎智附）

馬燧 嚴振 溫造 高駢 南蠻 張濬 劉鄩 張勅 王建

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將帥

馬燧

李懷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長春宮，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，庭光則拜於城下。燧度庭光心已屈，乃謂曰：「我來自朝廷，可西面受命。」庭光復西拜。燧曰：「公等皆祿山已來首建大勛，四十餘年功伐最高，奈何棄祖父之勛力，為族滅之計耶？從吾言，非止免罪，富貴可圖也。」賊徒皆不對。燧曰：「爾以吾言不誠。今相去數步，爾當射我。乃披襟示之。庭光感泣俯伏，軍士亦泣，乃率其下出降。燧乃以數騎徑入城，處之不疑，莫不畏伏。眾大呼曰：「復得為王人矣！」渾瑊私謂參佐曰：「瑊為馬公用兵，與僕不相遠，但怪累敗田悅。今睹其行師料敵，不及（「及」原作「遠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遠矣。燧勇力智強，常先計後戰。將戰，親自號令。士卒無不感動，戰皆決死，未嘗奔北。兵勝冠於一時。然力能擒田悅，而不能納蕃師偽疑，（明抄本「納」作「審」，「師」作「帥」，「疑」作「款」）而保其必盟。平涼之會，為結贊所給，關中搖動。此所謂才有餘而心不正。（明抄本「正」作「至」）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嚴振

德宗鑾駕之幸梁洋，中書舍人齊映為之御。下洋州青源川，見旌期蔽野。上心方駭，謂泚兵有諳疾路者，透秦嶺而要焉。俄見梁帥嚴振具橐鞬，拜御馬前，具言君臣亂離，嗚咽流涕，上大喜。口敕升獎，令振上馬前去，與朕作主人。映身本短小，聲氣抑揚。乃曰：「嚴振合與至尊導馬，御膳自有所司。」頃之，上次洋州行在，召映，責以儒生不達時變，煙塵時，須姑息戎帥。映伏奏曰：「山南土庶，只知有嚴振，不知有陛下。今者天威親臨，令巴蜀士民，知天子之尊，亦足以盡振為臣子之節。」上深嘉歎。振聞，特拜謝映。時議許映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溫造

憲宗之代，戎羯亂華。四方徵師，以靜邊患。詔下南梁，起甲士五千人，令赴關下。將起，帥人作叛，逐其帥，又懼朝廷討伐，因團集拒命者歲餘。憲宗深以為患。擇帥者久之。京兆尹溫造請行。憲宗問其兵儲所費。溫曰：「不請寸兵尺刃而行。」至其界，梁人覘其所來，（「來」原作「求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止一儒生，皆相賀曰：朝廷必不問其罪，復何患乎？溫但宣詔敕安存，至則一無所問。然梁帥負過，出入者皆不捨器仗，溫亦不械之。他日，球場中設樂，（明抄本「樂」作「宴」）三軍下士，（明抄本「士」作「令」）並任執帶弓箭赴之，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。坐筵之前，臨階南北兩行，懸（「懸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長索兩條，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，掛其弓劍而食。逡巡，行酒至，鼓噪一聲，兩頭齊擘其索，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。軍人大亂，無以施其勇，然後闔戶而斬之。五千餘人，更無噍類。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，並玉石一概矣。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。餘二十年前戰於斯，故老尚歷歷而記之矣。（出《王氏見聞》）

高駢

咸通中，南蠻圍西川，朝廷命太尉高駢，自天平軍移鎮成都。戎車未屆，乃先以帛。書軍號其上，仍書一符，於郵亭遞之，以壯軍聲。蠻酋懲交阯之敗，望風而遁。先是府無羅郭，南寇才至，遽成煨燼。士民無久安之計。駢窺之，畫地圖版築焉。慮畚插將施，亭堠有警，乃命門僧景仙奉使入南詔，宣言躬自巡邊。自下手築城日，舉烽直至大渡河，凡九十三日，樓櫓轟然，旌旆竟不行。而驃信讐標，不假兵以詐勝，斯之謂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南蠻

唐南蠻侵軼西川，苦無亭障。自咸通已後，劍南苦之，牛叢尚書作鎮，為蠻寇憑凌，無以抗拒。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，蠻猶擾（「擾」原作「傳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蜀城。駢先選驍銳救急。人人背神符一道。蠻覘知之，望風而遁。爾後僖宗幸蜀，深疑作梗，乃許降公主。蠻王以連姻大國，喜幸逾常。因命宰相趙隆眉、楊奇鯤、段義宗來朝行在，且迎公主。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：「南蠻心膂，唯此數人，請止而鳩之。」僖宗還京，南方無虞，用高公之策也。楊奇鯤輩皆有詞藻。途中詩云：「風裡浪花吹又白。雨中風影洗還清。江鷗聚處窗前見，林犬啼時枕上聽。」詞甚清美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張濬

張相濬富於權略，素不知兵。昭宗朝，親統扈駕六師，往討太原，遂至失律，陷其副帥侍郎孫揆。尋謀班師，路由平陽。平陽即蒲之屬郡也，牧守姓張，即蒲帥王珂之大校。珂變詐難測，復慮軍旅經過，落其詭計。濬乃先數程而行，泊於平陽之傳舍。六軍相次，由陰地關而進。濬深忌晉牧，復不敢除之。張於一舍郊迎，既駐郵亭，濬令張使君升廳，茶酒設食畢。覆命茶酒，不令暫起，仍留晚食。食訖，已晡時，又不令起，即更茶數甌。至張燈，乃許辭去。自旦及暮，不交一言。口中咀少物，遙觀一如交談之狀。珂性多疑，動有警察。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云：敕史與相國密話竟夕。珂果疑，召張問之曰：「相國與爾，自旦至暮，所話何？」對云：「並不交言。」王殊不信，謂其不誠，戮之。六師乃假途歸京，了無纖慮。後判邦計，諸道各執綺綺之類。並不受之，乃命專人面付之曰：「爾述吾意，以此物改充軍行所費之物。鍋幕布槽啖馬藥，土產所共之物，咸請備之。」於是諸蕃鎮欣然奉之，以至軍行十萬，所要無缺，皆心匠之所規畫。梁祖忌之，潛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劉鄩

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，梁將劉鄩先屯洹水，寂若無人。因令覘之，云：城上有旗幟來往。晉王曰：「劉鄩多計，未可輕進。」更令審探，乃縛草為人，縛旗於上，以驢負之，循堞而行，故旗幟嬰城不息。問城中羸者曰：「軍已去二日矣。」果趨黃澤，欲寇太原，以霖潦不克進。計謀如是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張勅

偽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，三年未下。其紀綱之僕，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，人莫敵也。建嘗以羊啖之，曰：「此羊為我破城，

一旦收克，玉帛子女，恣我兒輩快活也。「他日，陳敬瑄、田令孜以城降。翌日赴府。預戒驕暴諸子曰：」我與爾累年戰鬥，出死入生，來日便是我一家也。入城以後，但管富貴，即不得恣橫。我適來差張勅作斬斷馬步使，責辦於渠。女輩不得輒犯。若把到我面前，足可矜恕，或被當下斬卻，非我能救。「諸子聞戒，各務戢斂。然張勅胸上打人，堆疊通衢，莫有敢犯。識者以建能戒能惜，不陷人於刑，仁恕之比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王建

邛黎之間有淺蠻焉，世襲王號，曰劉王、楊王、郝王。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，俾其偵雲南動靜；雲南亦資其規成都盈虛。持兩端而求利也。每元戎下車，即率界上酋長詣府庭，號曰參元戎。上聞自謂威惠所致，其未參間，潛稟於都押衙，且俟可否。或元戎慰撫大將間，稍至乖方，即教甚紛紜。時帥臣多是文儒，不欲生事。以是都押賴之，亦要姑息。蠻延蜚憑凌，苦無亭障，抑此之由也。王建始鎮蜀，絕其舊賜，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。邛峽之南，不立一墩，不戍一卒。十年不敢犯境。末年，命大將許存微蠻，為三王洩漏軍機。於是召三王而斬之。時號因斷也。昔日之患三王，非不知也，時不利也。故曰：有非常之功，許公之謂也。先是唐咸通中，有天竺三藏僧，經過成都。曉五天胡（「胡」原作「湖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語，通大小乘經律論。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，欲假途而還。為蜀察事者識之，係於成都府，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，蓋曾入內道場也。是知外國來廷者，安知非奸細乎？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雜譎智

魏太祖

魏武少時，嘗為袁紹好為遊俠。觀人新婚，因潛入主人園中，夜叫呼云：「有偷兒至。」廬中人皆出觀，帝乃抽刃劫新婦，與紹還出。失道，墜枳棘中，紹不能動，帝復大叫：「偷兒今在此！」紹惶迫自擲出，俱免。魏武又嘗云，人欲危己，己輒心動。因語所親小人曰：汝懷刃密來，我心必動，便戮汝。汝但勿言，當後相報。侍者信焉，遂斬之。謀逆者挫氣矣。又袁紹年少時，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，少下不著。帝揆其後來必高，因帖臥床上，劍果高。魏武又云：「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輒斲人，亦不自覺，左右宜慎之。」後乃佯凍，所幸小人，竊以被覆之，因便斲殺。自爾莫敢近之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村婦

昭宗為梁主劫遷之後，岐鳳（「岐鳳」原作「峻奉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諸州，備蓄甲兵甚眾，恣其劫掠以自給。成州有僻遠村墅，巨有積貨。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。既倉卒至，罔敢支吾。其丈夫並囚縛之，罄搜其貨，囊爾貯之。然後烹豕犬，遣其婦女羞饌，恣其飲噉，其家嘗收莨菪子，其婦女多取之熬搗，一如辣末。置於食味中，然後飲以濁醪。於時藥作，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：馬入地下去也。或欲入火投淵，顛而後僕。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，徐取騎士劍，一一斷其頸而瘞之。其馬使人逐官路，種而爾遣之，罔有知者。後地土改易，方泄其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